



2 《穿Prada的惡魔》電影劇照。

二十年後才懂女魔頭

二十年前，電影《穿Prada的惡魔》上映時，很多人記住的是華服、高跟鞋和「女魔頭」米蘭達冷若冰霜的眼神。那時的觀眾，假設剛踏入職場，少不了對上司的苛刻與職場的殘酷充滿怨氣，總覺得安迪的委屈才是真實人生。而如今，《穿Prada的惡魔2》歸來，熒幕前的不少觀眾已不再是初出茅廬的新人。許多人在自己的行業裏摸爬滾打二十年後，再回頭看這群時尚媒體人就會發現：原來當年的「女魔頭」，不只是刻薄，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影片裏令人唏噓的，並非人物關係，而是紙媒世界的崩潰。曾經一本雜誌的封面，可以決定潮流風向；主編的一句評價，足以改變設計師的命運。可如今，短視頻、社交平台與演算法徹底改變了閱讀習慣。人們也許不再願意花一個下午翻閱一本厚重雜誌，而是用十五秒滑過一條資訊。電影裏那些焦灼的會議、對點擊率的爭論，以及廣告商撤資的壓力，對媒體人而言幾乎真實得像紀錄片。

尤其當米蘭達不得不向流量低頭時，那種時代洪流下的無力感格外令人感慨。曾經站在行業頂端的人，也終究逃不過媒介更替的命運。《穿Prada的惡魔2》不再只是「爽片」，而是一封寫給職場人的時代情書。

它讓我們看見，所謂成功背後，其實是長年累月的犧牲與堅守；也讓人意識到，再耀眼的行業，也終究會被時代重新洗牌。那些曾經不可一世的紙媒帝國，如今可能敵不過一個手機APP；那些曾經被奉為主桌的職場規則，也正在被年輕人改寫。

但即便如此，仍有人選擇留下，繼續做內容、做雜誌、做新聞。因為總有人相信，真正有價值的文字與審美，不該被演算法完全取代。



樂活
潘少
逢周一、二見報

南北河粉

越南河粉大概是這個世界上，認知度最高、爭議也最多的一樣美食。你說它簡單，可複雜的身世就擺在那；你說它普通，卻幾乎能讓地球上每個角落裏的人大排長龍，等着解饞。而在越南本土，這一碗也不僅僅是粉，哪怕只喝一口湯，都濃縮着三種文明的滋味。

河粉的身世至今眾說紛紜，但較讓人信服的，是它藏着中法混血的基因。二十世紀初，廣東移民把河粉的雛形帶到越南，粵語裏的「粉」慢慢音轉成越南語中的「Pho」。再加上法國殖民時期，徹底改變了越南人不吃牛肉的習慣，不但燉牛肉大行其道，就連牛骨也物盡其用，熬在湯中。於是在那個河網交錯、你來我往的舊時光裏，它從街頭小吃攤起家，挑夫們一頭抬着紅炭爐火，一頭挑着食材碗筷，做出了稱霸今日的「國民美食」。

但如果你以為，全越南的河粉都長一個樣，可就大大低估了這個國家的底蘊。河粉的南北之爭，激烈程度不亞於我們的豆腐腦鹹甜之辯，同一碗粉，在河內與胡志明市的桌上，幾乎像兩個平行世界。北越河粉是典型的「大家閨秀」，走的是極簡主義路線。那一碗中，除了粉、肉和蔥花，幾乎看不到別的點綴。北越人講究一個原汁原味，師傅只拿牛骨熬湯，用大量時間撇去浮沫，務必要讓湯色清亮，追求極致純淨；南越則主打「熱情洋溢」，湯底更濃、更甜，也更渾濁，除了有冰糖加持，還會加入牛丸、牛百葉等「硬貨」。最壯觀的是隨麵附贈一盤配料，羅勒、薄荷、豆芽、青檸應有盡有，還少不了海鮮醬和辣醬在旁候場，所以吃粉的時候，也帶着一種「DIY」的豪氣。如今我們經常吃的，大多是南越這一版。但不管南北，湯都是靈魂。兩碗粉，兩種性格，喝的卻是同一口執念。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耿同學」敲響的警鐘

率反不及一位民間博主時，學界確需冷靜反思，究竟該如何築牢防弊之堤。

治本之策，首先在於鏟除造假的滋生土壤。部分科研單位學術問題頻發，根源在於唯論文、唯職稱、唯頭銜的功利化評價導向。過度量化的考核指標，助長了急功近利的浮躁風氣，致使部分科研人員偏離治學初心、一味追名逐利。因此，深化評價改革刻不容緩，必須摒棄以論文數量、職稱頭銜論高低的單一模式，建立重實績、求創新的評價標準，從根本上消解學術造假的內在動因。

同時，必須破除機構自查自糾的

利益壁壘。長期以來，一些內地高校的學術監督機制流於形式，面對校內學者的不端行為，常常陷入「息事寧人、護短維穩」的誤區。破局之道，在於建立透明常態的審查與反饋機制，以剛性約束壓縮包庇空間，強化制度震懾力。

當然，長遠之計更在於厚植崇信求真的學術文化。學術不端行為頻繁出現，折射出科研倫理與誠信意識的缺位。應將科研誠信、學術道德教育貫穿人才培養、科技研發之始終，清晰劃定學術行為紅線，引導科研人員恪守治學準則、敬畏科學真理，讓誠信治學成為學界共識與行動自覺。

「耿同學」的打假行動為內地學術界敲響了警鐘，但學術風氣的淨化，不能始終依賴個別「民間俠客」挺身而出。唯有搭建起制度約束、監管執紀、文化涵養三位一體的防護體系，才能讓潛心治學、踏實鑽研者得到尊重，讓真正的科研創新落地生根，還學術界一片風清氣正的朗朗乾坤。



十八彎
關爾
逢周二見報

默人不默言

十年，然而在眾多台灣文學史記載中卻很少看到他的身影。

在王默人初登台灣文壇的時候，他以「傳統現實主義」書寫海峽兩岸隔不斷的聯繫（大陸來台人士的歷史記憶和現實生活）；在現代主義風行台灣之際，他仍然執著於用現實主義手法描寫底層台灣社會的人生圖景（工人、農民、公司職員、退伍軍人、青年學生艱難求生的日常）並對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充滿同情。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台灣文學「政治掛帥」意識形態先行，王默人不做「弄潮兒」；六十年代現代主義在台灣大行

其道，他堅持現實主義創作仍然在「主流」外踽踽獨行；七十年代現實主義文學在台灣終於「回潮」，他卻因「外省作家」的身份而無法歸入「鄉土」「潮流」——在王默人置身台灣文學的三十年裏，他始終是個「邊緣人」。

然而如果將王默人放在一個更大的中國文學範圍內來考察，就會發現他的小說以揭示社會問題、表現下層生活、塑造民眾形象、表露人道同情而在台灣文壇自成一格，並在有意無意間延續了「五四」「問題小說」的傳統。他的文學史價值，則在於他以

自己的小說創作，整合起了兩岸文學的歷史關聯，成了兩岸文學「整體化」的重要依據。王默人雖然以「默人」為筆名，但他的作品卻並不「默言」，而是在海峽對岸的台灣發出了歷史強音，以「王默人式」的方式接續和延伸了中國新文學的傳統，直至當代直至當下。



過眼錄
劉俊
逢周二見報

我愛開會

價，與會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情況參與會議。不論是家居，甚至走在街上，只要拿着手機便可與會。有人會一邊吃着盒飯、一邊開會。彼此也不覺得不禮貌，因為有時我也會在鏡頭旁邊偷偷吃一口。線上會議注重方便和效率，但是能否達到真正的溝通目標，還是見仁見智。

上星期，我參與了一個實體會議，別具意義。

對我來說，獲邀參與「大公副刊讀者座談會」，有一種很奇妙的感覺。若果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在文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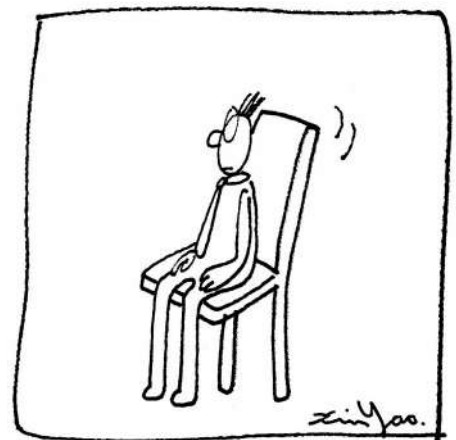
撰寫劇評文章算起，至今我向香港大公報副刊供稿已經三十多年。這些年，我從未踏足報館的辦公室，其間也是偶爾與編輯人員通電郵或是電話，記憶中好像從未見面。參與是次座談會，讓我有種「回家」的感覺。會議室的布置和會議流程十分專業。與會者既陌生又親切，圓桌上的領導很有「壓場感」，旁邊的主持人預備資料充分，指揮若定。座談會能夠達到預期目的。

最開心的是能夠與編輯人員直接會面。「我們幾個都曾經編輯你的來

稿。」第一位女編輯如是說。「當初我以為你是女士，因為你的文筆很秀麗。」另一位女編輯的話令我受寵若驚。「希望我們繼續合作愉快。」該位外形活像韓劇男主角的編輯客氣地說。由是，面對面的會議能夠促進人際關係，建立友誼，不可取替。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缺乏人才，還是缺乏容納人才的機制？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人生有無數個如果

幾十年後再見，他毫不掩飾講述我們分別後的經歷。

他是外省人，出生於普通家庭，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大城市的政府機構任職。因着他為人純良，我當時給他介紹了有較高擇偶要求的女子，二人開始交往。與此同時，他的領導很是喜歡他，一心撮合他與自己女兒相戀，於是，他迎合了領導心意。得知他的做法後，當時很想對他說：你放棄的不僅是一位好女子，更是放棄了一個可以托舉你的家庭。

婚姻維持了十多年，因性格不合離婚收場，妻子帶走了孩子，他與曾經喜歡自己的岳父也斷了來往。

再次結婚後，與妻子及她的父親生活在一起。現岳父癱瘓多年，多年來主要由他照顧，他說辛苦且困身。

如果他的上司當年未看中他，又或是，如果上司的女兒不喜歡他，更或是，如果他與上司的女兒性格相投，那麼，生活軌跡必會不同。

審視我們自己，一樣受到無數個如果的牽引：如果婚配的不是這個人，如果從事的不是這項工作，如果不是得到了這個機遇……一切都不同。從哲學角度理解如果，即是偶然性，大抵是命運必然網上一個個節點。



紅塵記事
慕秋
逢周二見報

套餐文化

香港追求效率。而效率的外化表現，就在於各種「套餐」中。

茶餐廳的常餐，以簡單的食材與「高效」的搭配：一份火腿通粉，一小碟炒蛋，一杯熱奶茶或咖啡，給打工人們以頗具「性價比」的味滿滿足。稍高檔的餐廳裏，也紛紛設有午市套餐及晚市套餐，無非是將火腿通粉換成精緻的Tapas，把炒蛋換成牛排，熱奶茶換成一杯紅酒，如是操作，也的確增添了餐廳運營的效率。

不止是餐廳吃飯，不少肉舖提供去郊野燒烤的一站式套餐，一個巨大袋子中，各類豐富食材都已經調好味一字排開，只要加少許費用，甚至能提供木炭以及燒烤簽子。

套餐不只在於飲食，更滲透進生活的每個瞬間。巴士公司或港鐵公司為用戶們提供了月票選項；在遊玩時，主題公園提供了年票；就

連通訊也有各類套餐，除了上網費用外，往往還包括各類流媒體平台年卡。一份資金付出，給人以高性價比錯覺，這就是套餐的精髓。拿捏住了人們的心理，商家反而可以獲得更多的盈利。但有時候，套餐未必給用戶帶來了真實惠，例如直到最近網絡套餐到期，我才發覺，曾經「每月僅需加二十九元」即可享有的流媒體會員，竟一次都沒用過。

如今在內地，許多團購套餐也成為餐飲業的主流，可在套餐之外，也有不少商家，正嘗試着放棄套餐商業模式，轉而用小而精的菜單吸引更多的回頭客。作為客戶，或許回顧自己的真實需求，才能做到真正的實惠。



漂遊記
杜若
逢周二見報

Beeple《常規動物》

柏林藝術界五月的重頭戲是畫廊周。這一次新國家畫廊邀請了堪稱NFT藝術先驅者的3D數字藝術家Beeple。

人們知道Beeple大多源於二〇二一年高價拍賣出的作品《每一天：五千個日子》——這是近十年藝術市場具有定義性的事件之一。這也顛覆了人們對藝術家認識的路徑——認識Beeple不是從作品本身，反而是因為驚人的作品拍賣價格，才認識了藝術家和作品。

這一次Beeple帶來的作品叫做《常規動物》。這是一組AI機器狗，狗頭戴上了名人面具——包括Beeple本人，扎克伯格、貝索斯、沃霍爾、畢加索等。這些AI機器狗會隨機用頭上的鏡頭拍照，然後通過內置的藝術處理，再打印出照片。

訪談環節中，Beeple講了這個作品《常規動物》背後的深意——「過去，我們看世界的方式

來源於藝術家如何看世界。比如畢加索、沃霍爾，都改變了我們對世界對藝術的看法。然而現在，我們如何看世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些科技億萬富翁背後強大的算法。這，是我們尚未充分理解的巨大權力。」

為了強調這個作品想表達的反差，展場上還展出了韓裔藝術家Nam June Paik於一九九四年創作的作品《霍沃爾機器人》，讓人們真切地感受到歷史對照。

聽完Beeple的訪談，人們帶着思索又重新回到了展場。再一次看到這些帶着人像面具的AI機器狗，我們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這便是藝術力量的來源——因為藝術，可以讓人們思考。



柏林漫言
余逾
逢周二見報